

ICU里,上海首位逆行者钟鸣说: 能轻松走到病人床旁是幸福的

要抱着敬畏之心,不断学习和探索

节日里来医院“加班”,对钟鸣来说是常态。2日查完房,钟鸣的国庆长假也并没有完全展开。他说,第一天和家人一起吃了一顿久违的“团圆饭”后,自己就要投入工作了。忙碌之余,他看了《在一起·救护者》,思绪又拉回了武汉。

1月23日,武汉已封城,他坐高铁到距离武汉最近的麻城北,换了两辆车才来到驻地。深夜的凄凄小雨中,整个城市荒凉寂静。9月,钟鸣随剧组主创人员重回过武汉,面对熙熙攘攘、充满生活气息的街头,给他的感受完全不一样了。

前两天,《在一起》预告片后,一位病人家属写了一篇“小作文”: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39℃高温天的正午,钟鸣教授抽出时间赶了30公里路前来会诊……在此之前,医院多次通知我们“可能熬不过去了”,但钟鸣却说,“不是不可逆的,老太太底子不差,继续坚持。”在这个失败率大于成功率的重症医学科,他不断挑战极限,他说,“你只有付出了,奇迹才有可能出现在你身上!”

“经历过这一切磨难,特别感受到忙碌又平淡的生活是如此来之不易。”钟鸣说,武汉抗疫告一段落,但对于医学、对于自然科学,我们还有太多未知。唯有不断学习和探索,才能更好地迎接下一次挑战。首席记者 左妍



10月2日晚,《在一起·救护者》开播,演员朱亚文扮演首批抵鄂的专家黎建辉,他的原型之一就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上海首位逆行者钟鸣教授。国庆前夕,钟鸣代表全国抗疫先进个人在上海抗疫先进表彰大会和事迹报告会上发言,武汉75天的逆行经历,让他成为无数人心目中的英雄。长假期间,钟鸣在忙啥?走进中山医院10号楼,记者在这里找到了答案。

的生命,为他争取更好的预后。”在老李的床头,钟鸣站了好一会儿。

能走到病人床旁是幸福的,要珍惜

疫情之前,中山医院的ICU开放了每天一次的家属探视,医生解答家属的疑问,也让他们有机会陪伴床边,给予生病的家人更多勇气和信念。现在,由于疫情防控的关系,家属不能进来,安慰和鼓励病人的任务也落到了医生护士肩上。

钟鸣时常与走廊尽头的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聊天,陪他说话。这位老先生已经住了1个半月。他

10年前开过甲状腺癌,2013年开过食管癌,好不容易捡回一命,不料去年又因肺癌住院,切了一叶肺。这样的厄运接二连三降至同一个人身上,足以令人崩溃。但是,他没有被病魔打倒,一次次获得重生。这一次,老先生因严重的肺部损伤、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住院,还伴随急性肾功能衰竭。采用俯卧位通气治疗,病人的氧合功能得到有效改善。钟鸣说,“情况比较稳定,所以我常常鼓励他要锻炼,尽早离开这里,回到普通病房去。”

ICU门外,家属常常会询问,病人什么时候能醒,醒了能不能出来。

“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治疗,尽量安慰。”钟鸣说,有时也有无力感,做了那么多努力,病人最后还是走了。医生并不一定能把病人救活,但经常鼓励、安慰他们,是一定可以做到的。心理上的关心,对病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从武汉回来后,钟鸣最大的感受就是,在武汉金银潭医院的ICU,穿着厚重的防护服,要走到病人床边是非常不容易的。现在轻轻松松就能走到病人床旁,真是很幸福,要珍惜。“作为临床医生,就是要经常在病人床旁,现在我们没有那么困难,更有理由把工作做得更好。”

一场接力“绝杀”丙肝

抗“疫”之年诺奖医学奖颁给了病毒发现者

这并不是全部,阿尔特的研究发现,输血后发现肝炎的样本中,有近80%病例既不属于乙肝也不属于甲肝。这种隐匿的“非甲非乙”病毒成为影响输血和人类健康的风险。

“隐形杀手”被确认之后,人们期待很快就能找到它的真容,然而这个过程长达15年。“今天我们有了更好的科技手段来研究病毒,新冠病毒发生后,有的科学家甚至只用了几天就搞清楚它的基因序列,而当时受制于研究条件,这种速度是不可想象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临床病毒研究室主任、主任医师张欣欣教授说。但是,霍顿的研究接过了阿尔特的接力棒,利用分子生物学克隆技术让病

毒研究进入了精准化发现阶段;赖斯则比较了大量从患者体内分离出的丙肝病毒RNA找到它们的共有序列,并且独立开发的全新细胞系。

一场接力“绝杀”丙肝

“找到病原体是人类与病毒抗争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也是诺奖常常授予病原体的发现者的原因。”张欣欣说,这些论文随后被许多人引用,一系列工作得以由此推进,“霍顿完成病毒基因组序列的工作就如同一块基石,检测病毒核酸、合成抗原、监测抗体等后续研究才能得以展开,就能马上开始血源的筛查截断传播,研发药物治疗病毒感染。”

不同于乙肝,丙肝的治愈率几乎已达到了100%,但这并不意味着病毒治疗结束后,肝硬化甚至肝癌等病程能得到百分百逆转或控制。因此,张欣欣所在的团队曾进行丙肝相关研究,但随着最近3年丙肝治疗药物的诞生,研究从基础转向了临床,“国内仍有团队继续关注丙肝疫苗等研究,但由于治疗药物‘太有效’,我们现在只关注临床,希望发现还有哪些关键指标和重要因素会影响丙肝患者的治疗和预后。”张欣欣表示,输血、吸毒、纹身、性传播等是丙肝的传播途径,她认为人们对丙肝的认识还不够多,还是应该多宣传通过早筛查、早治疗来应对。本报记者 易蓉 邵阳

已受邀参加第三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新晋诺奖得主阿尔特:给青年科学家更多关注

北京时间昨天,202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首先公布,其中的一位获奖者美国病毒学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输血医学家阿尔特已确定参加即将于本月下旬召开的第三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阿尔特出生在纽约市,1956年在罗彻斯特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60年在该校得到医学学位。四年后与197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得主巴鲁克·塞缪尔·布隆伯格发现了澳大利亚抗原,后证实与乙肝病毒有关。阿尔特还以动物模型来研究人体免疫缺陷病毒,并确定了丙型肝炎病毒。他在2000年获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并于2013年获盖尔德纳国际奖。

作为功成名就的大科学家,阿尔特也十分关注年轻学者的成长。他呼吁,给青年科学家更多的关注,当然还有实打实的资金支持。

“年轻人做科研是非常困难的。”阿尔特用自己儿子的经历举例。阿尔特的儿子学医,他提交了一项研究申请,但能申请的资助只占到所需费用的6%,评审小组给了一个不错的分数,但并不足以让小阿尔特获得资助。“评审小组还给了他一些建议,他将根据修改意见调整后的申请重新提交,结果另一个评审小组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阿尔特说着说着笑了,“这样过了一阵

子,他放弃了,因为这个过程太痛苦了。”

“我们正在失去无法获得研究资金的一代年轻人。”阿尔特严肃地说,“他们只能以合作者的身份加入别人的团队,很难开展自己独立的研究。”这位新晋诺奖得主呼吁:给年轻的科研人员更多的资金,这会有很大帮助。

本报记者 邵阳
通讯员 陈恺 卢羽华

三名科学家分享今年生理学或医学诺奖

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0月5日电(记者和苗付一鸣)瑞典卡罗琳医学院5日宣布,将202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哈维·阿尔特、查尔斯·赖斯以及英国科学家迈克尔·霍顿,以表彰他们在发现丙型肝炎病毒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评奖委员会说,今年的获奖者在与血源性肝炎的斗争中做出了“决定性贡献”,而血源性肝炎是可能导致肝硬化和肝癌的全球重大健康问题。他们的开创性发现是鉴定出一种新型病毒,即丙型肝炎病毒。

评奖委员会强调,此前对甲型和乙型肝炎病毒的研究已有不少发现,但大多数血源性肝炎病例仍无法解释。丙型肝炎病毒的发现揭示了其他慢性肝炎病例的病因,并使血液检测和研发抗病毒新药成为可能,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